

凤凰浴火 涅槃新生

——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述评*

刘鸿武**

丹比萨·莫约 (Dambisa Moyo) 是一位受过西式教育、并长期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赞比亚裔经济学家。近年来,因她对非洲发展问题见解独到的研究,特别是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传统对非洲援助政策的尖锐批评而受到各方关注。^①虽然莫约的著述及观点引起了诸多争议与批评,不过,在笔者看来,透过她著述的复杂内容,透过围绕其著述而引起的观念碰撞与学术争议,我们或许更应注意到在当代非洲和国际社会中发生的某种政治思潮与全球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动趋向,某种中国学术界也应该主动予以把握的思想变革和理论创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②

—

莫约 1969 年出生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她的父母都是赞比亚在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后第一批本土毕业的大学生。因父母到美国继续求学,莫约在幼年时曾随父母在美国生活过。1978 年父母返回赞比亚工作,她也随父母回国,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 2009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09JZD003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冲突、影响后果及对策研究”(07JAGJW003)的阶段性成果。

**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① 参见 [赞比亚] 丹比萨·莫约著;王涛、杨惠等译;刘鸿武审校《援助的死亡》,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年版。

② 参见刘鸿武《中非发展合作与人类现代文明再塑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17~22 页。

并在本国渡过了从小学、中学直到大专的学生生活。^① 莫约的父母显然是那种受过西式教育的当代非洲知识精英，向往西式体制与文化，因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多党制浪潮中积极参与了反对卡翁达政府的政治运动。受此影响，莫约也中断了在赞比亚的学业，通过其父母的努力，她获得美国奖学金，如当年她的父母那样，于 1990 年前往美国求学。到美国后，莫约先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MPA）硕士学位，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工商管理（MBA）硕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苦读 4 年，最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国读书及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岁月里，莫约先后在世界银行、巴克莱银行等机构谋得过职位，在高盛投资银行工作多年，后成为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从事全球债务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工作。^②

莫约出生在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当代非洲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母亲曾做过赞比亚一家重要银行的执行主席，因而她自己向往西方世界，长年在美国读书和工作，熟悉西方制度与社会。尽管按照莫约的说法，她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赞比亚人，对自己的国家有深厚情感，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而她却选择了长期在美国定居生活。虽然赞比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完成了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且实行了经济自由化，但是按照西方标准，赞比亚的民主制度远未达标，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民主变革。而莫约也认为，这个国家似乎并没有给她这样的接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高级人才提供有前途的发展机会，因而她不得不选择留在国外谋求发展。

事实上，莫约的人生经历在当代非洲并不特别。在当代非洲，有许多人都像莫约这样，来自非洲某个国家，向往西方世界，经过多年勤奋努力后在西方顶尖级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或学术职务，然后因成绩突出留在西方谋求发展，一些人在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国际多边组织与机构谋得职位，其中的佼佼者还升到很高的管理与领导职位。这是一批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多边组织工作的非洲精英，一个特殊的来自非洲的知识精英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对于当代非洲的发展进程有喜忧参半的复杂影响。一方面，这一群体提升了非洲知识精英在当代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① See Dambisa Moyo, *Dead Aid*, Penguin Group, 2009, p. xvi.

^②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mbisa_Moyo.

有助于推进当代非洲政治与文化精英们的国际化程度，让非洲知识精英对于国际社会的变化与时代转换有直接、快速的反应与理解。总体上，他们是当代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观念与思想也大体上整合于西方主流思想文化体系。他们因与祖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客观上也拉近了非洲本土知识阶层与西方知识世界的关系，从而使当代非洲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易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与支配。同时，在过去许多年，这一精英群体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当代非洲政治与文化精英大量流失的过程。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非洲的年轻人踏上赴欧美求学、谋生之路，有人曾将此现象称为当代非洲智力资本的一种“流血”过程。目前，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或其他前非洲殖民地宗主国，都有大量来自非洲的知识精英定居、工作与生活。总体上，这些人大多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及其观念，按照西方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生活和工作，他们对当代非洲问题的看法也深受西方主流观念的影响。

不过，这种经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洲知识精英都放弃了自己的民族理想与思乡情感。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大批非洲裔西方知识精英为非洲的复兴与发展而奔走、呼吁和奋斗。布莱登、加维、杜波伊斯、塞泽尔、马丁等，都是这个群体中最具历史地位与影响力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非洲眼光与民族情感，并试图在西方与非洲、非洲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更好的相互理解与认知的桥梁。莫约也大体上属于当代海外非洲裔知识分子群体中这方面的优秀者。她对当代非洲发展道路有独立的批判性思考，对西方主流理论有自己的反思勇气，她的理想和追求是“找到一种治愈非洲痛苦的持续解决办法”^①。作为一个自幼在非洲成长的“非洲的女儿”和一个有多年在西方国家生活与学习经历的赞比亚人，莫约是一个对非洲与西方都比较了解的有跨文化学习与生活经历的当代学者，这是她观察非洲问题的一大优势。

作为一个经济学博士和实际工作者，莫约长期关注非洲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对非洲自20世纪90年代初普遍实行多党制后的发展进程与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洲援助有深入的研究。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困扰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其他新兴地区从谷底走向了经济繁荣时，为什么非洲却失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涉及众多复杂领域且难解的问题。在经过多年深入细致的调研与实证研究后，她将批判的目光聚集到了持续数十年的国际对

^① Dambisa Moyo, op. cit., p. xvi.

非洲援助问题上。客观的事实是，在过去 60 年间，国际社会向非洲提供的援助积累起来已达上万亿美元的规模，可是这些援助似乎并没有帮助非洲实现发展，非洲依然贫穷落后。她对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有效性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并开始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2009 年，她在企鹅集团（Penguin Group）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援助的死亡》（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在这本自称是其“多年来思考和分析的产物”的著作中，莫约明确提出，过去数十年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援助不但无效，而且更是造成非洲发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她看来，外部世界对非洲长达数十年、总额达万亿美元的援助，非但没有改善非洲的民生状态和推进非洲的发展进程；相反，这种带有外部支配性、居高临下的恩赐式外援，已经在非洲造成严重抑制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不仅让非洲灾难性地形成了对援助的严重依赖，包括公共财政来源、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动力、政府运作基础，直到社会心理与国家文化特质等，都深陷对外援严重依赖的泥潭，这从根本上抑制了非洲人民的进取心与自立精神，既造成非洲普遍而严重的腐败，也断送了非洲自主发展的任何可能与机会。^①

莫约给本书书名加了一个由两个尖锐问题组成的副标题“为什么援助不起作用？非洲的出路在哪里？”这表明作者其实是要透过对非洲援助政策失效及其原因的分析，来揭示抑制非洲发展的真正障碍，探讨非洲实现发展的新思路和新出路。

按作者研究的结论，非洲过去数十年间遵循的靠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和国际机构提供援助来生存和发展的模式已到尽头。西方借援助之工具而为非洲国家提出的各种发展政策，为非洲设计的各种发展战略，向非洲国家提出的种种进行政治变革与结构调整的要求，都已将非洲逼入发展的死胡同，这些外部提供的援助，这些外部开具的“药方”，都不可能解决非洲自己的问题，因而必须中止，用 5~10 年逐渐“让援助死亡”。她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休克式疗法”或“戒除毒瘾”式方法，让非洲作出对援助的“断奶式”切割。^②这不是一件易事，但却是非洲必须要作出的选择，唯有这样，未来的非

^① See Dambisa Moyo, *op. cit.*, p. 49.

^② See *ibid.*, p. 76.

洲才会真正自立与发展起来，最终“让非洲成为一个不需要援助的世界”^①。

莫约明确提出，现在已到非洲痛下决心、彻底摆脱对外部世界援助的依赖心理而寻求新的自立发展与独立道路的时候了。在她看来，这种机会与道路可能来自东方世界，可能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而这一来自东方、来自中国的新机会，将不再是西方传统的那种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那种恩赐式的人道主义捐赠，而是条件平等、互惠互利的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莫约看来，这种南南合作框架下的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在开发非洲自然资源、矿产、土地、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既会给东方、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赢利机会，满足其不断增长的发展需要，也同样能给非洲本身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并将撬动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莫约明确提出，非洲应认真向亚洲、向中国学习，通过形成良好的国内金融制度与政治环境，努力吸引外部投资并与世界进行广泛的贸易，培植创新精神与企业家竞争意识，用自己的努力开发本土资源，走出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按这样的思路，莫约认为，借助于国际投资与贸易领域的拓展，非洲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与东方国家、亚非国家的发展合作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创造自己的发展机遇。

二

《援助的死亡》的英文名是“Dead Aid”，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可准确表达作者本意的中文译名并不太容易。或许应译成“死亡援助”、“致命的援助”、“死去的援助”等等。总体上说，总揽全书，英文“Dead Aid”一词在本书中其实包含下列之意：一是西方主导的国际对非洲援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已经走入死胡同，根本不起作用，这可以称之为“援助的死亡”或“死去的援助”。二是这种援助不仅本身走进了死胡同，它还给受援助方造成严重危害，数十年系统的、制度化的、外部主导的对非洲援助，造成非洲对于援助的严重依赖和依附，没有援助，非洲几乎就只有面对死亡，这样的援助事实上埋藏了非洲自主、自立发展的机会与意愿，其对非洲的危害如同毒品对人之危害，此可谓“致命的援助”或“死亡援助”。最后一层意思，

^① Dambisa Moyo, op. cit., p. 77.

就是期待通过各种努力，让非洲割断对援助的依赖，结束援助对非洲的危害，让非洲成为一个无需援助的世界，此可谓“让援助死亡”。

本书在结构上分成两大部分，共由 13 章组成，并有一些附录内容。第一部分由 4 章组成，以“援助的世界”为总题，分别讨论了援助本质、过程及其对非洲的危害；第二部分由 6 章组成，以“没有援助的世界”为总题，讨论了非洲如何摆脱对援助的依赖、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与机会。

在第一章“援助的神话”中，作者形象地描述了非洲严峻的社会经济现状，并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非洲不适当地接受外援有直接关联。非洲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说明，用援助来推进发展纯粹是一个破灭了的神话。作者将西方主导的这些援助分为三大类：人道主义援助、紧急援助、系统性援助。作者认为，基于非洲经常发生各种灾难，国际社会提供的前两种援助有其必要性，但最后一种援助即系统、全面而持久的援助，则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系统性制度化的援助造成非洲日益严重的对援助的依赖，是导致援助走向其反面的重要原因，也是书中重点讨论的内容。

莫约在第二章“援助的简史”梳理了战后西方对外援助的历史，她将西方的援助史划分为 7 个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援助体系的逐步形成；50 年代的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援助；60 年代将援助转移到欧洲以外地区，在非洲的援助主要是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70 年代的援助主要集中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但针对非洲的减贫问题效果不明显；80 年代的对非洲援助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非洲稳定性目标的实现，但效果也不理想；90 年代对非洲援助的核心是民主和治理，在此前援助不见效的情况下，援助方将非洲经济的问题归咎于非洲政治领导人和制度的缺陷，并开始强调援助中的民主和善治要求。2000 年之后，所谓的“魅力援助”兴起，但仍未取得良好效果。

第三章以“援助不起作用”为题，专门分析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失效的原因及它产生的消极影响。非洲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原因有多种解释，莫约依次列举了各种代表性的观点并作了分析，她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合理之处，非洲问题确实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原理和结论来作出完整的说明，各国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但在莫约看来，导致非洲长期陷于经济停滞的原因，确实必须从不适当的国际援助这个过去人们普遍忽视的环节上做出新的解释。莫约认为，援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援助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因带上了种种脱离非洲实际与环境的附加条件，而使援助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其效用大大降低。

由于非洲缺乏好的政策环境，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往往造成社会冲突加剧，损害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而短期援助对长期发展也没有助益。更严重的是，援助的结果是援助方比被援助方受益更多，非洲在接受援助后往往是急剧跌入贫困之中。

在第四章“增长的无声杀手”中，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援助对非洲造成危害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她认为，援助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外援支撑起了腐败政府，这些腐败政府妨害执行法律、法规，阻碍透明的市民机构的建立，不利于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使其国内及外国投资者都对这样贫穷的国家缺乏兴趣。严重的不透明、愈来愈少的投资减缓了经济增长，这又使工作机会减少，并增加了贫困程度。贫困的恶化，又导致援助者们给予更多的援助。这些援助则继续让贫困蔓延。总之，作者认为，援助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对整个非洲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产生了长期负面的影响。靠援助来生存和寻求发展，将使非洲永远停留在孩童状态。

从第五章起，进入本书第二部分“没有援助的世界”。

在第五章“依附模式的激进反思”中，莫约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数十年的援助，一些非洲受援国已经成为依赖国，其实已经成为失去独立与自由地位的国际援助机构的附庸。这些国家就像吸毒者一样，一刻也离不开援助，没有援助它们将无法生存。这种状态无论如何不能再持续下去，非洲除非摆脱依赖援助，否则任何发展都不可能实现。

第六章主题是“资本解决方案”，作者分析了国际资本对于非洲发展的特殊作用。她认为，作为援助的资本进入非洲，对非洲国家的发展不仅没起作用，反而滋生了贪污腐败，并导致了恶性循环。但并不因此说非洲不需要国际资本，因为资本短缺始终是制约非洲发展的关键因素。解决问题的对策是，非洲国家的政府应采取措施提高本国的信誉等级，以便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

在第七章中，作者以“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为题，就中国的对非洲政策及中非关系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她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非洲是个机会，今日的中国和非洲正形成一种互补的发展结构，中国与非洲国家互有所需，尤其不断增长的中国对非洲贸易和投资，对非洲而言是重要的发展机遇。她还认为，中国对于非洲的特殊意义更多还体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经历可能给非洲带来启示与激励。

在第八章“让我们贸易吧”中，作者认为，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援助如同安眠药，让非洲失去发展的动力与激情，而贸易则如同兴奋剂，让非洲发现自己可以利用的优势与巨大潜力。但由于欧洲和美国等对其农产品实行补贴政策，这使非洲国家损失了不少利润。而中国人口众多，且发展很快，市场需求大，“非洲基本上都能够提供”中国需要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公平对待非洲的贸易伙伴与投资者，因此，与中国等新兴国家进行公平贸易能够使非洲国家获利，“这对于非洲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①。莫约还认为，非洲国家虽然在开始阶段处于与中国贸易的不利位置上，但是贸易带来的平等竞争与开放，可以通过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提升非洲的经济发展能力，让非洲获得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获得自信与经验。在此过程中，非洲也会成长起具有开拓精神与勇气的自己的企业家。^②

在第九章“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银行业务”中，作者提出，建立扶持穷人的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性。作者用孟加拉乡村银行获得成功的经验说明，只要金融家尽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进行金融系统的创新，非洲国家也一定能找到适合它们的资金融通方式。过去年代，由于缺乏健全的银行系统，非洲积累了大量的地下储蓄，这些都是非洲可利用的资金。

第十章主题是“实现发展”，作者指出，非洲要实现发展，必须摆脱对援助的信赖，应该采用结束援助的“死亡援助”计划，来寻求非洲长远发展的可能。在莫约看来，中国正在取代西方优势地位而深刻地影响非洲的未来进程，因为中国的务实而有效的经济合作可能为非洲最终摆脱持久的饥饿与贫困、为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通过自己的能力创造就业机会和发展自己的国家提供了希望与机会。她也告诫西方国家应停止对非洲的那种传统的援助，转变对非洲的政策，因为这些传统的对非洲政策，无论被赋予怎样的人道的、民主的光环，都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③非洲已经在不正确的传统道路上行走，并已经坠于谷底，只要进行变革，抓住机会，今后非洲的每一步都将是向上走，向上提升，“戏剧性的改变始终是可能的”^④，莫约如此看待未来的非洲。

① Dambisa Moyo, op. cit., p. 120.

② See ibid., p. 122.

③ See ibid., p. 152.

④ Ibid., p. 145.

三

《援助的死亡》一书出版后，很快引起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关注。莫约的富于批判性的观点十分明确而清晰，富于思想的冲击力。她认为，对非洲的援助如毒瘤一样已经渗透到非洲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这些最贫穷非洲国家的公共服务、政治制度、军队、健康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都要依靠援助。外援渗透得越深，其对非洲经济与社会机会的侵蚀就越深，非洲国家对援助的信赖心理和文化形态就越持久僵硬。莫约认为，过去几十年西方推行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者的援助，那种自居道德高位或自我标榜的所谓“人道主义”援助，都应该结束了。非洲需要自立，需要平等的经济合作，需要可以开发非洲这块大陆巨大经济潜力的投资、贸易，需要通过投资与贸易提升非洲资源的价值和培植本土发展能力与企业精神，需要建立可以支持这种发展的金融体制与公共机构，特别是在亚洲推行的那种帮助穷人获得发展能力的小额贷款和平等贸易权，从而让非洲的农民可以更有利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并最终让非洲经济摆脱对援助的信赖。

与近年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无端指责中国的对非洲政策、指责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掠夺非洲资源的观点相反，莫约在书中以“中国是我们的朋友”为题，专设一章，详细而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对于非洲发展的特殊意义。她在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会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中非经济合作能为非洲带来发展的新机会？为什么中国的对非洲政策不同于西方？她认为，非洲国家应大力鼓励中国继续在非洲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这将为非洲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莫约的写作风格也是本书引起关注和畅销的原因之一。作者文笔犀利，观点鲜明，再辅以作为一个“非洲女儿”对于祖国和人民深挚关爱的感情色彩，因而能打动读者的心弦。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莫约的观点，但她的批判精神得到普遍赞赏，而她对西方援助政策得失所作出的富于启发的思索，使她的这部著作成为研究国际援助问题的人需要认真阅读的著作。^①

事实上，莫约的著述已经涉及非洲发展道路选择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过

^① See <http://www.complete-review.com/reviews/economic/moyod.htm>.

去数十年间，围绕当代非洲发展问题而形成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世界各国争鸣不已，可谓是流派纷呈，形态互异，各家各派攻伐论战难得共识。但是，经数十年之理论争议与实践尝试，人们现在大体上还是得出一个共识，即非洲的发展虽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需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条件，但从根本上说，非洲的发展问题最终还是只能从非洲内部、由非洲人民通过自己的意愿和努力来加以解决。任何完美的理论模式与发展计划，任何善意的政策主张与援助方案，真要能在非洲取得成效，它终究必须基于非洲社会之本土实际，必须经由非洲人民自己的努力而转化成一种本土性发展与内源性发展之动力。而过去，国际社会和非洲自身都太过于重视外因，或者将非洲发展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外部环境，或者将非洲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外部世界。而外部世界各种强权力量也将非洲视为推销自己政治经济制度的对象，借援助之机对非洲提出种种要求，给非洲开具各种“药方”，非洲自己则也习惯于在外部主导和支配下，或在对外依赖下，放弃自己独立发展的权利、责任与意愿。因而，莫约以《援助的死亡》这样鲜明的标明著书立说，其思想的冲击力与启示性自然要比四平八稳的陈辞旧调更给人以思考的激励。

不过，莫约将非洲发展缓慢归结为大量接受外部世界的援助，完全否定外援对于非洲发展的意义，及所提出的发展贸易和吸引投资的替代方案及观点，确实也引起诸多争议，批评者也不少。总体上看，对莫约《援助的死亡》观点持反对意见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三方面，有些人认为，莫约的观点缺乏实证研究，她只是找了一些有利于佐证其论点的证据，而且将其作用夸大了。一些研究者认为，援助对于改善非洲的发展环境是必可少的过程，虽然从长远来看，非洲更需要本土的私营经济力量的成长。^①《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发表鲍尔·克利尔的文章，认为莫约的观点有一种明显的个人倾向，对援助成效的评价缺乏全面理解。^②还有些批评者认为莫约的观点代表了一种“非洲中心”的推卸责任，将非洲无法发展的原因归罪于西方国家的援助。他们指出，非洲国家能否实现发展，关键取决于非洲自身。还有人认为，

^① See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ambisa-moyo/aid-ironies-a-response-to-b-207772.html>.

^② See Collier, Paul (30 January 2009), "Dead Aid, By Dambisa Moyo: Time to turn off the aid tap?", *The Independent* (London), <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reviews/dead-aid-by-dambisa-moyo-1519875.html>. Retrieved 27 December 2009.

莫约在书中提出的非洲发展的新建议，即重视金融和小额信贷的意见在非洲推行并不容易，而投资和贸易也不能解决非洲复杂的问题。因为面对复杂因素导致的非洲普遍贫困、动乱以及腐败，仅依靠贸易、投资，而舍弃援助，也不是稳妥之计。巴哈拉（Parminder Bahra）在《泰晤士报》上发文认为，《援助的死亡》一书许多地方未经深思熟虑，莫约的很多意见是“天真的”。总之，对《援助的死亡》一书持批评意见的人主要是认为莫约书中对援助的批驳不能令人信服，且没有抓住非洲问题的症结，而莫约的非洲人身份让她“当局者迷”。但更多人还是肯定莫约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认为本书提出的让非洲摆脱对援助依赖的构想及具体措施，为非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创新思路和方向选择。^①在对《援助的死亡》一书的讨论中，非洲学者和媒体的声音尤其值得关注。具有非洲本土色彩的公益组织网络媒体“全非网”（Allafrica）和专栏网页“潘巴祖卡新闻”（Pambazuka）曾专门对莫约的这部著作进行了报道和宣传，并刊发了多位学者的评论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有些人认为莫约太过激进，对援助的否定太过彻底。在这方面，像《对非洲援助：救世主还是殖民者？》这样一批文章的观点也值得重视，这些文献对援助的反思有许多不同于莫约的地方。^②

四

莫约近年的著述十分活跃，她的工作与思考其实并不仅仅限于非洲，她还试图在当代世界体系变革与全球发展走向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观察与思考。据悉，近期她还将推出另一本论著《西方是如何走向失败的：过去50年的经济失策与未来面临的严峻抉择》。^③按照相关介绍，莫约在本书中，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审视了过去数十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做出的种种错误决策及导致这些错误的根本性原因。在她看来，正是这些年积月累的错误最终酿成了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因而这场危机其实有更深刻久远

^① See <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62386>.

^② Hakima Abbas, Yves Niyiragira eds., “Aid to Africa, Redeemer or Colonier?”, Pambazuka, 2009.

^③ See Moyo, Dambisa, *How the West Was Los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Folly – And the Stark Choices that Lie Ahea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mbisa_Moyo.

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在相关著述中，莫约还试图探讨一些更尖锐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即为什么西方世界这么多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这场危机爆发的迹象？为什么这么多的流行一时的经济理论模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警示危机的到来？莫约在研究中还试图借助一些实证案例和图表形式，分析过去 50 年中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国家，是如何因实施了各项具有根本性缺陷的经济政策，而最终断送了自己持续一个世纪的经济主导地位。这些错误的经济政策及其观念，不仅导致了无休止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拉锯，也将经济发展的有利地位拱手让给了新兴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从目前情势看，东方将成为 21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体。但是，在作者看来，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西方国家现在开始采取措施，仍可避免这种后果，但留给西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除非采取莫约在书中提出的根本解决办法，并迅速付诸实践，否则，西方注定要完全失去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作为一个非洲籍出身而毕业于西方最知名学府且长期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非洲人，莫约对西方对非洲政策的批评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虽然她的观察或观点有许多可继续讨论与争议之处，但她的著述活动本身及对西方主导的传统发展思想的批评，已经传递出更复杂的国际政治与思想文化变革信息，其间所包含的时代与思潮变换的意义可能更值得我们重视。况且，她的研究主题与著述内容也确实触及了当代非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一些国际社会和非洲本身都需要给予重新反思并做出艰难抉择的战略性问题。而这些富于创意的研究工作和社会影响，也让莫约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学术荣誉：2009 年 5 月，她当选《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百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2009 年 9 月，她被一家国际媒体机构推举为世界上最具想象力的 20 位名人之一，此外，她还成为 2009 年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之一。

五

莫约是一个对中国对非洲政策有独到见解的学者。她在著述中对西方批评中非关系的言论进行了辨析与驳斥。总体上，她认为中国对于非洲而言是一个好朋友，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对非洲搭上现代化列车是一个机遇，而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将是非洲摆脱西方援助噩梦、实现发展的重要助力。

当西方一些舆论丑化中国在非洲影响，用“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等观点误导世界之时，莫约作为一个非洲人，站在非洲的立场上为中国说了公道话，这对于改善中国在非洲乃至世界的国家形象具有积极意义。相对于乌烟瘴气的西方媒体而言，《援助的死亡》一书可谓是一剂清新剂。2009年1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时，在记者招待会也专门提到莫约的这部书。温家宝说“我最近读了丹比萨·莫约写的一本叫做《援助的死亡》的书。作者谈到了她个人的经历并得出结论，即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真诚、可信和富于成效并且得到了非洲人民的欢迎。我也相信，历史将证明中非的友谊与合作将有充分光明的前景。”^①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援助非洲。但从一开始，中国的对非洲援助就秉持了不同于西方的理念与目标。中国从不把对非洲援助视为高人一等的施舍，而是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援助是相互的，中国在援助非洲，非洲也在援助中国。中非间是穷朋友的相互关心与支持，因而中国对非洲援助从不附加任何干涉对方内政的条件，始终将对非洲援助视为平等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因而中国的对非洲援助往往认真听取非洲国家的意见，根据非洲国家的需要提供。同时，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也认真总结过去援助项目的得失情况，探寻新的援助方式与政策，加快了对非洲援助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当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将不计经济成本、政治主导和意识形态挂帅的援助进行改革，将援助与增进中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结合起来。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加大了对非洲援助改革的力度，并且努力将对非洲援助与推进中非经贸合作结合起来，以援助推进中非贸易发展，后来又拓展到将援助与对非洲投资、将援助非洲与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开拓中非经贸合作的新领域。中国政府提出的“互惠互利、注重实效”的援助方式，那种“既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的变“输血为造血”的援助模式，包括后来被国际上一些学者概括出来的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所谓“安哥拉模式”、“苏丹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巨大成效，受到了非洲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事实上，中国也做过大量的对非洲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在非洲救死扶伤、帮助非洲民众脱离疾病的困扰

^① <http://www.fmprc.gov.cn/zflt/eng/zxxx/t626205.htm>.

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证明了援助并非一无是处。但即便是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不摆出高高在上的、自命救世主的方式干预非洲。实际上，非洲并非不需要援助，如果援助是平等的、互利互惠的，如果援助能成为增强非洲发展能力的手段，那么援助是能够发挥出积极作用的。

2009年10月，我受中国外交部委托，率领一个由4位中国非洲研究学者组成的访问团，赴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加纳三国和非洲联盟总部，调研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的八项对非洲合作举措的落实情况，以为即将在埃及沙姆萨伊赫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提供相应的研究咨询报告。访问期间，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商店见到刚刚上架的《援助的死亡》一书。本书的相关报道与介绍，我在出国前已经有所了解，便购买了一本带回国，交给研究生们阅读讨论。后经与外交部非洲司及中非合作论坛办公室商议，决定翻译本书并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以供国内更多读者阅读，了解相关情况。

自近代以来，非洲经历了许多磨难与痛苦，却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复兴努力与探索。我的一种直觉感受是，在经过了漫长的徘徊、探索、挫折和努力后，今日的非洲正想酝酿着新的重大变革，非洲的发展黎明已到破茧而出的时候。这种感觉在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笔者到非洲时是感受不到的。也许，中非合作关系的快速提升与发展，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大规模进入非洲，只是加速了非洲这一变革与发展进程的到来。在我看来，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非洲正在重新思考和探索自己的命运与未来，正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寻求新的自主发展道路。这是非洲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阅读莫约这位当代非洲女性知识精英的著述时更值得关注、更该感受到的一种时代变革的新趋向。^①也许可以这样说，在经历了太多的沉沦与挫折后，那种传统的不合适宜的靠外部援助来推进的“依附性”发展模式必将走向“死亡”，而一种源自非洲内部的、给这块大陆带来自主发展动力与活力的新生命却正在降生，非洲将在这种凤凰浴火的涅槃中重获新生。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参见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9~37页。